

# 繞路與前行

憶單車賽道上的樂與痛

■ 李慧詩

乘着回憶 奔向未來

我坐上場地車，扣好腳踏和腳套帶，教練便推我上爭先賽的起點。三局兩勝制的比賽，我只要再勝一局，就能奪冠。評判的哨子聲一響，教練放開手，我與對手單對單的三圈賽事又展開了。全場的目光都聚焦在我和她身上。我一邊轉動雙腿，一邊回頭看。看到的不止是她，還有童年的自己。



剛上幼稚園時，我已經跟着鄰居哥哥一起踏單車，在舊式屋邨裏那長長的走廊上奔馳，遲遲不願回家。那時候，單車是我的旋轉木馬，帶着我到幻想中的星空翱翔。

離開幼稚園，玩樂的時間愈來愈少，踏單車不知不覺變成褪色的回憶，跑步卻成為支撐我童年的力量，無拘無束的感覺常常帶我進入想像的空間。四年級時，一位田徑隊老師覺得我「跑得不美」，不讓我進隊。我不甘心，眼淚凝在眼眶上，心裏萬萬不服。腿的膽子當然沒有現在大，只懂一直往老師的反方向逃跑，拿不出爭辯的勇氣。當我還

以為快要與陪伴多年的跑步作別之際，另一位負責老師卻叫住我說：「就讓她試試吧！」眼淚和鼻涕頓時哇啦啦的傾瀉而下。我失而復得，比以前更賣力訓練，課間、課後都拼命練習：擺手一百次、六層樓梯跑四趟……下決心要改變那「醜態」。我既不願看得起我的老師失望，更不想被瞧不起我的老師看扁，一讚一彈的評價都鞭策着我。最後，兩位老師異口同聲讓我出賽。我不知道跑姿改變了多少，但速度明顯提升了。

升上中學，自由度遠遠比小學大，跑步不再局限在屋邨和學校裏。我參加了校外的跑步興趣班，跟不同的教練取經。我跑得比以前多，學得比人用心，每天都想做得更好。中四那一年，我的跑步成績突飛猛進，更打破了塵封多年的天主教教區運動會一百米紀錄，老師都嚇了一跳。

追求快之餘，還要做得好。放下跑鞋，踏上單車，我仍是這樣想。

沒有那時候的我，現在我還會當一名運動員嗎？

到了高中，重遇單車，我依然是愛在想像中翱翔的女孩。我騎的不再是原地迴轉的木馬，而是一匹用碳纖維所製成的駿馬。坐在它的背上，我又可以跑多遠的路呢？

七百五十米的比賽距離，我和對手都思索着，誰都不敢鬆懈。比賽的前半圈，我以踱步的速度，謹慎地揣摩她的心理狀況。旁述配合凝重的氣氛，壓低聲線，減慢語速。所有觀眾都注視着，像觀看兩獅爭雄，不敢吭聲。我看着她，她看着我，他們看着我倆。我保持平穩的呼吸，控制着情緒。回憶卻突然倒帶，那片段此時又在腦海自動播放。



## 忍耐傷痛 靜靜守候

他的嘴脣微微張開，我看着他，激動得雙脣顫抖。

「怎麼了？沒事沒事。」每當我嚇得全身發抖時，他就會緊緊握着我的手，吐出這麼簡單的一句。溫暖的掌心，撫慰驚恐的心靈；手上的繭，鎮靜顫抖的身體。

我往他身邊慢慢走過去，緊緊握着冷冰冰卻如此熟悉的手。我嚥一嚥口水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控制着情緒。大家都聚在一起，圍着他的身邊，站着。看着他微微張開的嘴脣，期望他像從前一樣，給我們說故事：「我和我的孿生哥哥長得一模一樣，只有家人能辨出誰是哥，誰是弟。我們成為運動員後，常常玩交換身份的遊戲。有時哥哥替我比賽，有時我替哥哥比賽，大家都給我們整懵了！前幾年哥哥出車禍去世了，以後要開玩笑的話就沒有伴了……我的母親不容許我開摩托車，怕像哥哥那般出意外。依我所說，生老病死，冥冥中自有安排，有甚麼好怕呢？」

他的母親用力地搖晃他，大概是怕我們久等了，等不到想聽的故事。我又再吸一口氣，冷靜自己，穩穩地扶着她，掃掃她微曲的背。我說我不怕等，大家都願意等的。大家靠得更近，擠在一起，等着他像從前指導我們一樣，道出人生哲理。

「小比賽嘛！輸贏就當是經驗。」

「好戲在後頭。苦盡甘來！好好練吧！」

「上天是公平的，付出多少，回報就多少。」

我看着那微微張開的脣，似乎聽到他的囑咐。「她怎麼會比你強呢！」那是他對我說得最多的話。我相信了。他們靜待着，待他說故事、講道理。他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和隊員們都在等待着；房間的鮮花都在等待着；我一直等待着。它怎麼會比你強了？我問他。它怎麼會比你強呢？我不停問他，像祈禱般，心裏默默念着。

「她怎麼會比我強。」我自我激勵一番，緊緊握住車把，抑壓心中泛起的憂傷。過了紅線，比賽只進行了半圈，我步步為營地踏着每一腳，以防對手趁機偷襲，令我措手無及。我不想在她前面控制速度，於是把速度再減慢，做一個定車的動作，她也採取「敵不動，我不動」的姿態。觀眾一動不動地定睛看着，看誰堅持得久一點。不一會兒，她就按捺不住，超越了我。

與她轉換位置後，我的戰術只成功了一半。雖然單單跟在後方，就能比前面的車手減少約百分之三十的阻力。然而一味死跟，沒有加速或任何路線變化的話，就顯得十分被動，很容易被她牽着鼻子，直至走到終點。

兩車對決的精彩之處就在鬥智、鬥勇、鬥謀；講能力、講心理、也講生物力學的認知。我與她隔開一個半車身，省點體力之餘，留有空間讓自己加速，就騎得更靈活自如。



## 不怕繞路 磨煉信心

「進入第二圈，李慧詩又用蛇型走法騎行，忽高忽低，對手看不到她，無法估計她下一步出甚麼招數。看！她又無聲無息加速，她是如何做到的呢？」那是我的強項，利用場地的坡度和高度，轉變路線之餘，暗暗提速。因為陡坡的距離比低處長，拐彎時走高一點，即使加速，與對手之間的距離也保持不變，不易被發現。經過第二個彎道，我已由時速三十公里提速至五十公里。

每個運動員都各有風格，比賽的作風不時反映其性格。賽場上的我總是繞多點路，幫助加速；在人生交叉點上，我也是那樣。

記得中五放榜那一天，姐姐的問題像打樁機不斷轟炸我的腦袋：「你真的不再讀書嗎？」她不是惟一極力反對我全職訓練的人，媽媽、老師、田徑教練、同學……大家不認同「行行出狀元」、「條條大路通羅馬」之類的想法。其實也難怪的——能力歸能力，現實歸現實，試問這世上有多少個黃金寶？更何況，女孩子讀好書、嫁好郎，於願足矣。日曬雨淋，待薄自己，何必呢？有平坦便捷的路不走，偏要選崎嶇不平的彎路，何苦呢？

然而我不甘心，難道我就要被社會的主流牽着鼻子走？一輩子過着與別人倒模般的日子，就會幸福和快樂嗎？我當然知道，運動員的黃金時期或許不長、成為優秀的運動員或許不易，但假如我不去嘗試，扼殺夢想的罪魁禍首，不就是自己麼？

於是，我踏出了第一步：放棄預科，成為全職運動員。自此，一切生活細節，我都以單車為先，無時無刻都在研究不同的戰術，閱讀許多關於單車和運動知識的書籍……我不願意浪費一分一秒，因為我真的不知道，當運動員的生涯會有多長。

十年過去了，繞了一個大圈子，我竟回到校園，踏上當年同班同學都已經走完的路——讀大學。雖然因為體育成績卓越，我獲全數學費資助，但「三日不彈，手生荊棘」，離開學校十年，一開始難免怯懦。不怕，我就當是初次踏上單車場地時，面對斜坡的自己，對自己嚴厲一點、苛刻一點，像練車時一樣挑戰極限，逼迫腦袋作工。摩西繞道而行，在曠野生活四十年，磨煉的是信心。在單車路上，能力再強，沒有信心的話，也會被對方鉗制着。讀書的路比別人迂



迴，看似是條冤枉路，卻正好是信心的歷練。這段過程有苦有樂，要計算值不值得，每次獨個兒迎戰對手，感受着被全場注視的壓迫感時，就心裏有數。

## 看準時機 一戰而勝

以五十公里時速騎行，我沒有喘一口氣。我慣常跟着男孩子訓練，這速度實在算不上甚麼。在外圈的她顯然沒有察覺我的行動，依然以四十多公里的時速，在低處徘徊。我等待時機，乘勝追擊。觀眾目睹這一切，儘管旁邊的教練不斷喊她，但當局者迷，她的位置還是毫無變動。

場上的氣氛越漸熾熱，旁述的聲音也響亮起來。空氣中充滿「加油」、「香港」的吶喊聲。雖然難得在世界盃這種國際賽事聽到廣東話的打氣聲，但是被熟悉的語言包圍，反而使我覺得不自在，也顯得十分拘束，連手腳放甚麼位置也十分在意。

原來經驗再豐富，面對大家的期望時，還是十分緊張。

二零一零年開始，我就不想辜負別人的支持。當時，我得到第一面運動會金牌，忽然意識到穿上香港隊服的意義。我並不是代表自己，而是代表香港這個地方，披上這套戰衣，就有「為香港贏」的使命感。

今年是奧運年，加上主場應戰<sup>\*</sup>，擔子特別重。在這樣的氛圍下，我再次提醒自己「為香港爭光」的這份信念——我要贏。我緊握車把，穩定着激動的情緒。入場的香港觀眾比我更想我贏。他們眾志成城，聲嘶力竭地喊着，聲勢比鼓角齊鳴的軍隊更澎湃。以一技之長為香港出力，我有一份自豪感。那是源於大家熱烈的吶喊聲，源於我對單車的熱愛，抑或是源於大家團結起來為香港的那份情？

最後三百米，我趁她找尋我的蹤影時，從坡頂走進內彎，快速超越她。位置回復比賽一開始時的局面，但我的速度已經遠遠超過她。她終於發現形勢不利，拼命走上坡頂加速，如像亡羊補牢。表面上，我回頭觀看她的舉動，實際上，我已神不知鬼不覺地拼命攬動着雙腿，將我們距離進一步拉遠。

評判此時搖響鈴鐺，示意比賽已到了最關鍵的衝刺圈。鈴聲也激起觀眾的情緒，人人都興奮起來：看比賽的不斷拍掌高呼，旁述喊破喉嚨，免得被嘈雜的聲浪掩蓋專業的評述；我和她張牙舞爪，勢必把冠軍奪到手。最後半圈，我倆並排而行，奮力向終點衝過去。

我要贏。在這個競賽場這麼多年，沒有比這一年更想贏。臨達終點那一剎那，我用全身僅餘的力氣，把車把推出去。

\* 編按：本文寫於李慧詩參與2019—2020世界盃場地單車賽香港站後。





「李慧詩以一個車輪的優勢毫無懸念勝出。她為香港在此站世界盃奪得爭先賽的金牌。看到她勝出後舉起食指，收起比賽的戰鬥格，重現大家常見的笑容。」我從觀眾手上借了一支小小的區旗，握在手上，在世界的舞台揮揚着。觀眾都站起來為我歡呼鼓掌，我不禁為踏上更遠的征途開顏一笑。

## 保持初心 成就夢想

繞場一周的那刻，我才敢直視台上的觀眾，此時，我發現中學老師就坐在終點線那邊，呼喊着我的名字。她還露出滿意的微

笑，豎起拇指。中學時期，每次遇到拆解不了的方程式，她就鼓勵我：「不放棄，不斷嘗試，終可找到所有未知數的答案！」每次我成功解題，她就會那樣對我微笑。那時的數學題，和現在的難題相比，可謂小巫見大巫。我激動地向她招手，像從前與她分享成功的喜悅般興奮。坐在她旁邊的幾個女孩會錯意，猛烈揮動着雙手回應。我跟老師不約而同地咧嘴一笑。

比賽期間，射燈長明，不分晝夜，時間只是計算場次間休息的長短。比賽結束，做放鬆運動、上台領獎、接受訪問、

藥檢……賽後功夫所需的體力相對少，但也難為了腦袋，從早到晚都絞盡腦汁，累垮了！直至人潮漸散，燈光漸暗，繃緊的神經，終於稍稍放緩。離開單車館，黑夜回歸我的時空，才是身心休息的時間。

回到房間，沒有觀眾，沒有評述，沒有單車。水蒸氣瀰漫着，淨化我的身、心、靈。洗澡後，白天發生的一切頓時失實，像一部歷奇小說。那個擊敗不同國家強手的女主角，竟然是我？難以想像那雙曾經不敢為夢想爭論的腿，今天竟義無反顧，勇往直前，使童年的夢想成真。

夢想是用悉心、信心和耐心，由小苗培育成樹木，漸漸成蔭。我想：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每個故事的結局美滿與否，在於主角是否用心經營。就算沒有驚天動地、沒有筆墨記載，我們的每一天已是動人的篇章。那不一定是經典，但最起碼，是由我們自己創作的原著。

